

时光里的父亲

■龙红平

记忆里,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。芝麻大点儿的事,也大声嚷嚷个没完没了。经常人没进门,就能听到他的大嗓门。我们从小没少挨父亲的吼。母亲和父亲争执后,总会把洗衣板上的衣服搓得嗷嗷叫,闹得邻舍侧耳倾听。我打心眼儿里不喜欢父亲,总觉得母亲憋屈。

那时母亲早出晚归忙耕种,在院内月色下浆衣衣裳。父亲常年出差在外,一旦到家,便从肩上的黑挎包里拿出大白兔奶糖、芝麻管子糖,或者是咸甜饼干分给我们。

白天我舍不得吃,晚上便抱在怀里睡觉。实在饿了,才拿出来,一点点细嚼慢咽。母亲见状,语重心长地说:“那些都是你父亲从牙缝抠出来的。”当时,我不懂这话的含义,只知道,父亲出差回来,便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

记得七岁那年,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从姥姥家往回赶。天越来越黑,风的口哨也吹得越来越响,我拽紧父亲的衣襟坐在后座。河堤上坑坑洼洼,车头一路摇晃着,像喝醉酒一样踉跄,吓得我屏住呼吸,慌忙抱住父亲的腰。

“砰”的一声,我们从堤上冲到了坡下,人和车都滚到坡草地上,痛得我哇哇大哭。任凭父亲怎么哄,我躺在地上就是不起来。父亲说:“三儿,爸今天带你去东街饭馆吃馄饨。”听说有吃的,我立马止住了哭声,擦了擦眼泪,屁颠屁颠跟着父亲走上堤坝。

那时没有路灯,临街商铺的灯光昏暗如豆。走进东街饭馆,父亲到窗口买了张票,又到右边窗口端出一大碗馄饨,双手端着放在我面前桌上。我一下被这鲜香扑鼻、



晶莹剔透、漂着葱花的馄饨吸引了,拿起筷子,顾不上烫,狼吞虎咽起来,直到把碗里的汤喝得丁点儿不剩。父亲说:“下次等爸有钱了,带你们几个娃都来吃。”我睁大眼睛,兴奋喊道:“真的吗?”父亲摸了摸我的头,缓缓地地点了点头。那晚,我带着这个秘密和鲜香钻进了被窝。

父亲做过两次手术。一次是我上小学时,父亲做了阑尾炎穿孔手术;另一次是我上中学时,他做了盲肠炎手术。那时我对手术没有多大概念,丝毫没有紧张不安的情绪。况且母亲说:“你们上完一天的学,你爸手术就做完了,等过三五天,就能回家了。你们小孩子安心上学,别的不用操心。”如今回想,那时的我们真是年少无知,只会抱怨吃的是腌菜酱油汤,穿的是破旧衣裳,总

觉得缺少温暖,等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,才懂得做父母的不容易。

如今回家,总听见母亲数落父亲,一会儿说烟抽得太多,屋里满是烟味,一会儿说饭弄得太硬菜又咸。记忆里那个像刺球一样的父亲,再也没有了高嗓门,私下里研究菜谱,一次次改进,尽量满足母亲的口味。

时光飞逝,从懵懂无知的少年,到如今忙忙碌碌却一事无成的中年,我何曾体会过父亲的不易,了解他的暴躁的缘由。儿时觉得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少之又少,却不知道那段时光,今天回忆起来,是盈盈的泪滴、满满的幸福。

父母在,爱就在,就像儿时牵父亲的衣角,那是永远不变的依靠。

烟火人间

生活手记

咬一口春色

■朱翠琴

春光明媚,万物复苏,溪沟畔,山林里,土坡上各种菜蔬见光疯长。此时家里的餐桌上总会飘出意想不到的美味,咬一口春色便成了一件极风雅的趣事。

老家的春天先是从那一畦一畦的荠菜开始的。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”。荠菜是家乡最常见的野蔬,初春时节最先映入人们眼帘。每当父亲去地里春耕时,我便跟着他,去田埂上挖荠菜。荠菜通体翠绿,叶子鲜嫩,若做成荠菜鸡蛋汤,色香味俱全。不过最受欢迎的还属荠菜饺子,荠菜独有的鲜味融入肉馅,既解了肉馅的腻,又为其增加了清香。咬一口唇齿留香,让人久久回味。

说起咬春,又怎能少了春天最招人喜爱的美食——香椿呢。老家门口有两棵香椿树,一场场春雨过后,香椿芽就蹭蹭地冒尖,开始还是茸茸的玛瑙色,没几天就蹿高了一大截儿,成了绛紫色。被馋虫控制的我早已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口了。在香椿嫩叶还是蜷蜷皱皱的时候,我就忍不住攀枝生吃。等芽儿稍长一点时,采上一把,焯水后凉拌,加上陈醋,满嘴都是春天的味道。若是和鸡蛋一起炒,整个屋子都充斥着浓郁的清香。

香椿拌豆腐更是凉菜里的上品,香椿嫩芽入开水稍烫,放冷,切成碎末和豆腐丁同拌。一青一白,色泽鲜明。豆腐嫩而清筒,香椿脆而浓香,简直是绝配。

故乡的春天还有一种叫小蒜的野菜,这种野菜,在《诗经》里叫“薤白”。春雨洒落,它便携带着地层深处的气味,穿土而出,一簇簇、一窝窝,长得蓬勃而茂盛。小蒜的吃法与韭菜差不多,可炒也可生吃。奶奶就喜欢用它腌咸菜,搭配面汤或面条,不过我受不了它生吃时那种辛辣味。小蒜因为这种浓烈的气味让飞虫都退避三舍,因此,它很少受动物侵犯。我喜欢吃小蒜和鸡蛋包的包子,鸡蛋的香和小蒜的清香交织在一起,馋得人欲罢不能,每次都要把肚子撑得溜圆才肯作罢。

当春日的暖阳洒向大地时,与野草一起再生还有地耳,有些地方也叫地衣、地见皮。它起初是蜷缩着的干枯状,一经春雨的浸润,便在荒野上活了起来,洇出一大片黛褐色。

小时候最期待就是天气暖和了,约上小伙伴去采野外采地耳。地耳的吃法有很多,可以搭配葱、蒜爆炒,但我更喜欢用它做西红柿面疙瘩汤,热气腾腾,色香四溢,让人不忍下箸。

故乡的野菜还有灰灰菜、野蒿、苦菊、菜……数不尽,也挖不完。过去人们“咬春”是为了裹腹,现在则是为了尝鲜。

当下春光正好,采一抹春色,轻轻咬一口,整个春天都有滋有味。

投稿邮箱: czwbsw@sina.com
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花开诗旅

春天,风吹着

■吕游

白雪的白,是风吹掉的
然后,放在梨花头上
炉膛的粉红也是风吹掉的
然后,放在桃花头上

风吹着吹着,就从北吹到了东
吹着吹着,就成了一块橡皮
擦掉了寒冰,水流就露了出来
擦掉荒芜,绿色的麦田就露了出来

风再吹,就把梨花
吹到母亲头上了,把桃花
吹到小妹的脸颊,风
也吹天上的云,像生活吹着打工的人
一会儿停在故乡,一会儿
停在他乡

儿时的榆钱

■崔治营

曾经,榆钱是春天里最诱人的风景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青黄不接的残春更让无米下锅的炊妇头疼。于是,一树树肥厚鲜嫩的榆钱就成了人们果腹的救星。家家吃榆钱,人人



能上树,成为那个时代的特色。

母亲经常回忆她和榆钱一样辉煌的曾经:脖子上挎一个布兜,攀爬到十几米高的榆树梢头“练功”。为了一枝鲜嫩的榆钱,一手拽着上面树枝,单脚勾住脚下树干,来个单臂探身大前倾。眼里只有那诱人的精灵,根本不惧耳畔呼呼作响的大风。

曾经,榆钱是人们富裕安康生活的憧憬。一位友人为榆钱赋诗:榆树巅上爬春风,榆(余)钱万贯事业兴。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,记录了当年人们渴求发展、追寻幸福的心声。

我的童年虽说温饱无忧,但是美味菜蔬仍然不多。于是,春日里三五伙伴相约大榆树下,或上树,或竖梯,采摘几枝鲜嫩榆钱入口,任甜津津清爽的滋味浸润心田。

弄一些回家。巧手的母亲切碎洗净,和玉米面加食盐味精。文火将大锅烧热,挖一铲平铺锅底,片刻就有金灿灿香喷喷的糊饼出笼。有了榆钱和糊饼,我的童年就平添了很多笑声。

乡村记事

【微雨落清明】

说到清明,绕不开一个“雨”字。或许是因为杜牧的《清明》一诗影响深远。清明雨在微风中,斜斜地织着,织成了一首朦胧诗。细雨迷离,草木繁盛。在清明微雨的滋润下,草更绿了,花更艳了,清明的风景成了一幅美丽的画。万物都被细雨洗过,更显出春天的生机勃勃。

——马俊

【清明】

桃花微风满园春,
杨柳飞絮榆钱新。
时回轮转清明到,
多少游子悲逝人!

——赵福永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无柳不清明】

河岸边的柳树抽出碧绿的细枝,春风把柳叶裁剪得细细的,千万条垂下来,一丝丝柔嫩纤美。风起,垂柳飘逸,撩拨着碧波盈盈的河水,奏出动人的旋律。柳枝浸染河水,那翡翠般的绿色,绿得让人心旷神怡。青青柳枝,带着柔美的诗意,与烟雨、梨花一起融进了清明的时光。

——张锦凯